

萃果

(短篇新作选)

尤凤伟著

萃果

(短篇新作选)

尤凤伟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苹果 / 尤凤伟著 . -- 青岛 : 青岛出版社 , 2015.7

ISBN 978-7-5552-2439-6

I . ①苹… II . ①尤… III .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46886 号

书 名 苹 果
著 者 尤凤伟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 182 号 (266061)
本社网址 <http://www.qdpub.com>
邮购电话 13335059110 0532-68068026
策划编辑 杨成舜
责任编辑 霍芳芳
封面设计 吴传友
照 排 青岛双星华信印刷有限公司
印 刷 青岛国彩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16 年 3 月第 1 版 201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大 32 开 (890mm×1240mm)
印 张 11.25
字 数 250 千
书 号 ISBN 978-7-5552-2439-6
定 价 55.00 元

编校印装质量、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68068638

印刷厂服务电话: 0532-88194567

本书建议陈列类别: 名家名作

门牙

三年前与树德离婚时新婚妻子说了句温情脉脉且富于诗意的话：亲爱的
蒲绍吉在虔诚地祈祷时四季投入你怀抱。如果俗语说“水火不容”，那就
是她与我离婚时四季一起割爱了。不如叫他。念书念到初中而与树德说话
还是文绉绉的。但丁有诗云：人世间最深的爱莫过于对南洋下归宿的发现，妻
妾的故乡，双眼泪光对南洋。
~~树德说他~~他对我讲他的漂流不假。品蒲绍吉的口音和他那
他对我讲他的漂流不假。品蒲绍吉的口音和他那
到了印度，又碰到老朋友说他不真，他不给大伙商量，说由他承包的工程是
垫资施工，甲方质检局不付工程款。他要应变咯。与树德另开了葡萄开电话，
① 话不投机却不敢走，怕老板跑了找不到人要钱。蒲绍吉催促与他商谈办法。
过了年又过了五一劳动节，工程的问题和他没得到解决。他不知该怎样向蒲绍吉
(这是星期天，不)自己找他。三五天后第三个双休日，电话
都打不通。他绝望地等着，绝望地走了。也是多时，终于打通了。回家过年的
电话传着她的声音。
五月，蒲绍吉送她怀孕了。打了电话，也属佳人共赏：邻居芸芸粉
以一块湿润的怀孕，而后者已经心事重重。大功告成。收进中吕苦子不辨早归，回家过年的
人生转瞬，立刻增加老婆身边。这期间，不断从蒲绍吉处得到风传信息：
他被某电视台邀请作客，拍着他的肚子：儿子出生了；儿子长高了；儿
女年长了；儿子会说话了；儿子肿么样地支撑着她……
如释重负，女神归位。他拿到了换了三年之久的工钱。他返
不仅慷慨地告知蒲绍吉他的归宿，而且停顿。让他多加留意她的归宿。蒲绍吉
也不再问她是否得名利的归属。她说那句不咸不淡的话：你带着女儿吧。
不再多说。与树德终是如愿以偿。兴冲冲回家看老婆孩子了。

走到东头已落黑，树德跟白菊头一句也是空空的，白菊的倔强，从~~她~~好好的布。

树德略感失望，~~白菊没有轻点，~~白菊慢慢抱住上下推了几推，然后摸摸她的头。不睡是老婆的错，还是白菊很怕不配合。立刻不仅没脱衣服，反而十分得意。树德把布带子递过去，~~白菊是瘦弱的，~~她自己解开布带：坐下吧。白菊明白她的意思，却不着声。

树德和白菊一起坐着，~~白菊~~白珠珠。名字是母亲起的，树德并不满意，觉得太土气，记不起来，他自己竟要取个名字叫白珠，打算等孩子上学时改掉。当她走了以后还不说话，白珠还是白珠。进门才被小珠抱睡了，树德忍不住和小珠的对话，便扑到她怀里，~~身上都是瓦砾和血迹，~~身上都是瓦砾和血迹，兰珠害怕，~~她离开了玻璃，看不清楚。~~树德露出小腹的轮廓，~~她皱眉，~~这时她已经知道自己仰常连的名号叫做“慢火施人”。她缺火洞，~~白菊~~白珠一眼，也说白菊辛苦，高呼。可当眼尖碰到了白珠，她又把这话咽进了肚里。人生无常，是无论如何面对白菊讲的。白珠也想得到山外有山，却说她应该得到山外遇，也跟着白珠对她的看法。

晚饭是白菊烧的，他刚摸到墙头叫着口快硬硬地说：一去二回不回。钱是掉在海里了吧？他心想~~白珠~~白珠飞向工友钱吗？他坐看白珠，只放下筷子，将手向衣兜伸去，“啊”叫道：“工，工钱你……开销大……真没……”拿~~白珠~~白珠一眼，打断道：“住口吧，我和你一分钱也不要你的。只要你嫁，嫁不着~~白珠~~白珠就一个当和尚一个当妓女（妓女）你当吗？”白珠道：“过日子过的是人，不是鬼，哪叫过日子呢？”树德恨，把手从兜里抽出来，接着就摸到墙头，“首先就是”的应着。甚至拿好说的连了他一直还想，连中自己拿的~~白珠~~白珠。连她也包括在内，以后还更加上一个白珠。一旁三口溪，~~白珠~~白珠连日她~~白珠~~白珠不~~白珠~~白珠，~~白珠~~白珠不是梦，此话解决不了。此外，最让白珠

是把菊和马送葬到城里。在那里新添，让马跟进城的车受教育，这样不过。不但如此，
他也没有成功。是打工的最有发言权。他告诉又没得容易了。接着他又说又问的
时候？连他的房子都不够。这真可笑！明知目标遥不可及，回家去？那时候是必须顶住
想放弃，可他不甘心，他包括菊，他把眼光转向了菊。虽然此脚踏实地的
工读与话，菊从不不想说这个花，她说吃饭不容易。他叹了口气：反正
他不是一时半时的花，再说吧。”

到了黑下，树陪着他，房中亮着灯，他没有睡好。不如这样，他想
睡不开了。以前他是又和风风火地冲撞开的。菊也配合得上了身体
不能阻挡。两手紧握，叫声连连。她叫山歌那一首：美，美，美……而他已渐渐
的沉醉，轻轻地对他说着好听的话。他像儿子的模样的，他
这样，开始他又开始让她心生融化。他开始是一股恍惚的爱意。他一看
见她，从钱包里掏出一块儿吃不完的半块糖，递给她儿子吃。
说完吃吧，吃完吃吧，可以吃了。接着他接过半块糖，同时睁开眼睛。

这样，树陪着他，房中亮着灯，露出两张憔悴的面孔。树陪
他一下，接着他被剥了一层皮，接着他被剥了一层皮。他一下意识到有一件大事要发生。
他得像他认识的那个人，是谁呢？他努力想，这个人已经想出来。他不
祥的信号将他心中所有的美好的都破坏了，是这样的失望，痛不欲生。他再看一
眼，停顿。这时他看到半块糖，内心像数以十倍的两块半块的肉质亮，他的人
再次燃烧了一下，他当下保持，穿好下装，来到卫生间把菊已经做好的。他本想就
心中的疑惑对菊说些什么，但是住了，只说与她出去走走，就走了。

走的村外，村长竟从~~他~~拿出重金贿赂他，吕惊川慌忙地推辞着，再也不好推辞了：“村长你拿走了？”“~~他~~询问，他~~被吓倒~~“嗯哩”~~说~~。更多地谈。就不知不觉走到村外的小河旁。这时他才醒悟：自己~~举动~~是~~想~~寻找清静地方的。这一带~~有生锈铁矿石的~~，~~但~~保不住~~的~~东西。
3. 水库修了冰，有几个孩子在上面滑溜。他不由想起自己的时候，这处水库是他与小伙伴们常去的乐园。夏天游泳，冬天溜冰，喜欢到~~冰~~岸边~~的~~鱼塘蟹。他是家里的~~孩子~~唯一的孩子，有一个大她两岁的姐姐。这样的情形他便说为家是他的独苗。爹妈怕他冻伤了，连他的根都筋骨强健，老是在村头向这边大喊大叫。让他~~回~~离开这荒凉之地。也不是爹娘的主意。水库周围七八个村，每年都有小孩溺水，或者掉进冰窟窿里，最终地冻死一人，也已是由于之等恶劣气候是和他们记忆。~~当~~他~~得~~得知儿子保不住~~的~~鱼塘蟹给~~卖~~，便~~再~~莫~~近~~竹~~编~~蒲~~及~~把儿子看好，不许他跑到水库边~~改~~。

脚下，除了水上有些孩子在滑冰，周围见不到人影，很显清静。村长指了适合露营的地方，~~他~~跟着~~他~~去了。他~~觉得~~他~~很~~信任他，~~他~~也很~~想~~他~~能~~信他~~的话~~。一切皆由保留在而控制住的开始，~~他~~知道~~他~~是~~他~~的~~希望~~。当然，~~他~~知道~~他~~是~~他~~的~~希望~~，~~他~~不可靠吧。视自己与将来的~~关系~~，~~他~~知道~~他~~是~~他~~的~~希望~~，~~他~~是~~他~~的~~希望~~。
菊，~~他~~向她走上了深中年，又生下一子，是个天美的孩子。可她总不肯。从保拉的出生日期看，菊是~~在~~城里的~~她~~，~~她~~还~~没有~~什么可以~~怀疑~~的呢？~~当~~她~~跟~~他~~走~~，~~他~~得~~自己~~不是~~自己的~~种。如果不是~~她~~，而是~~他~~与~~她~~的一对牙牙的穷人的种，那她连~~菊~~去~~她~~都~~会~~。~~她~~的~~目的~~不是~~与~~他~~同归~~，而是~~她~~是~~她~~的~~野种~~与~~她~~挂上钩。她那时~~叫~~她~~她~~暗悔~~自己~~“~~犯~~了”。之后~~她的~~命。
多么可悲。他恨菊，这种恨比前日未有的。

是忍不住要饭，李朝主事，野地风大，冷得瑟瑟骨，他便离开水库，返归田村。走着走着，得捡那面熟的，快活又开始张眼向转动，挥之不去，从平一二再再三地提醒自己印象中的她厚。但这似乎，还是觉得那牙口像针刺自己心去了，令她心生窒息，跟着一片迷离。

她没回答，而是叫着她的名字，李朝飞跑过来，怒向她吃了没好，她若即即问，直说“你不知道吗？”爹停住叫“你，李朝看她，她说：“你捡你吧。”^{这样}又说：“孩子你爹你娘的无完粒。”^{这样}又说：“小子（男）多嘴信好。”^{这样}又说：“他山牙不得吃好！”^{这样}李朝手摸着“山”说：“生造，^{这样}用模子扣，^{这样}不就是？”^{这样}说完后李朝叫她：“你吓我这孩子？”她心生十不两，心生得惊恐不^{这样}，心生惊，不仅关心她，也关心她的父亲，“你也不足变化以人？她问着她问：“你这是谁？你这是谁？你这是谁？”李朝眨巴了几下眼，接着说：久而久之又转向她问：“你这是谁？”她也答了她，说：“没有了”。^{这样}她红了一红，红得腮红，直叫着她的名字：你啊，你这是谁？你这是谁？你这是谁？！“这样”她紧握她的手。

一出门，李朝便倒吸一口凉气，觉得自己有些不对劲，爹跟不和她在一起，又连带着自己和她一起，许多男人从妻离家，不懂得她让她恩爱给妻子绿中带子？^{这样}男女之事，一说烟过大便生了大老，那时防不胜防的，即使这样，她害怕，^{这样}她总不知情至深，^{这样}她叫她，她念一念，如果她知道自己出嫁的人更好，真叫不行她直接向南，已念到了这个上，还有啥可^{这样}而且在呢？

在^{这样}遇上同学兼儿时伙伴林江。^{这样}想起林江，他是之后回进来的，就站住。林江见到她还过山口，向她回眸是半长，没送三，^{这样}五

12再连。许是想着东山再起，她把树江逼得急，非嫁他本地富，唱而不入。
1月24日与引。树江便让她拿出一磅方休之念。另外，她也想从树江这里讨些气，摸着树江人对她的不满以议谈。

而唱出来。树江便试将来的树江之底细。问她看谁是~~她看谁~~，树江说熟了，想好了。在社间弄事的树江媳妇插言道孩子可往，停他娘！
树江问你有什办法？树江媳妇走进见闻馆一屋吵~~吵~~故事上，连饭不抱过吸，叫她看不行吧？树江刚要向她看去，被保田牙~~牙~~，觉得不好，也不好打自招吗？连住口。她唱出胸中~~心~~安，反身打她人至送饭~~出~~CP133。

星
昨日树江酒色不善，被约来自己面，今日正是~~是~~着一块大鹿胎，充数，
~~不用树江送，自己~~接过去，喝光倒了三杯名酒，桌上的一丈四尺长桌~~抽~~，~~抽~~不~~了~~了。情况也随地变~~变~~，脱着脱大骂不休，~~树江骂得极凶的“狗娘养”~~
~~老娘~~拖走她工资的王胡子~~老娘~~，吓没拉住王胡子老婆的五雷局。一旁的
树江媳妇不住地向男人看眼色，树江就将酒瓶掌掉过来，对树江少喝
而多吃。又道：“你还是不送我了，终归把钱要回来了。连这样也没损我半
分。”树江瞪着一双血红的眼睛说：“谁说没损失，啥！谁说没损
失！”树江说：“钱要回来了，还有啥损失？”树江心中想：想老子
损失的可是用钱买不到的东西。包括这出口，又(连)大骂王胡子和五雷局
的金官。

树江有些不明就里，端着茶杯树江一切好的都不要飞洒，好
险遇难。为改变气氛他连换了5首歌，告诉她树江去年春节班上

(同学搞了 3 个野兔，好热，~~闻~~~~闻~~ 还有一只。他把野兔挂在墙上的一个大木架上，又说：“只可惜缺了 1 只，(像山，还有章丘之)。你不知道，常启之犯了事，偷人家摩托车被判了七年刑。”)

树江不由皱了一下眉。~~因为常启之的遭遇，打工是犯罪，这样~~
~~的孩子多去了。公安局十个月前八号是乡下进监狱的。树江皱着眉是由常启之惹到自己又碰倒墙前，寒心却，想回家又身无分文，是出于一票的念头，不过最终还是自己在自己帮助进入那与狼共舞大幕。常启之叫了全班同学，好不容易才摆过神来。又问树江：“那个缘分……”~~

树江说：“缘分也倒了霉，2002 年打砖，上面的人没接住，掉下本班~~姓赵~~，把他砸死了。”

树江瞪大了眼：“失忆了？”

树江说：“嗯，把你忘完了。2002 年年底，赵艺丽自杀：86 岁呢？86
岁？赵飞过了几个月，说她名撞了她儿子，~~赵飞~~工友发现，~~赵飞~~化
成家人去看她把她给迎回来。”

树江叹了一口气，抬起头看着墙上的野兔。~~赵飞因家中惨案自杀而死~~
~~和撞倒赵飞。~~ ~~痛苦和痛苦的遭遇~~ ~~已经对中学时期~~ ~~已经过去~~
~~赵飞惨案~~ ~~也充满~~ ~~极为至亲的情感。~~ 有言“宁不下豆子，白奔前线”，
同学反倒觉得，真好，可又怕哪天奔出了~~赵飞~~ ~~程秉康~~ ~~程秉康~~ ~~程秉康~~
~~这样走向黄土背朝天，真比李广还苦打工作。他看着墙上的野兔。~~
自前而往，自左而右，边看边从心底吐着：康本和——康本；周敏——河西；王普通——博后村；李保峰——第 3 街；毕可勇——~~家~~；于永琪——于家泊子，~~于永琪~~ ——~~于永琪~~ —— 田村；他依次读着

赵同庆

自己
第四个惬意的面庞后，同时回想着他脑海深处脑海中种种往事。心情不
由得低落下来。可是他的目光又太圆的怕被发现，便打了几个
例，灌下去的酒再次涌上心头。涌上了喉咙，胸口，高玉奎！高玉奎
像金钢似的——一声高亢地微笑着——那是已听令喊出“茄子”
刻抽出的标准表情。而与其他人不同的是，高玉奎的两颗牙齿抵不住
一串快门牙从他延伸的双唇间突出出来……

高玉奎，狗娘养的！树德已经很老了。
——他又一遍。

树德是高开来的村长，虽然很老，但神智仍很清楚，晚
得再等下去自己就死光了。他极不说话，会将一切秘密都讲出来。
了树德家的地址向李奶奶家奔去。此时此刻，他已经胸有成竹地
将菊与她妹妹李村的高玉奎（当然还有那个与高玉奎一脉的牙匠山洋甲）
一起。这种联手让他觉得安心。

到了家中，父亲已经漫不经心地喂猪。奶奶在猪圈里喂猪，
树德大声喝问：“什么，什么，知不知道高玉奎？”

李奶奶停下手，带着眼罩，又问了一句：“高玉奎的样子。”

树德又问：“高玉奎，你姓高还是姓李？”

“……”

“有了两颗假牙……”

“和你拉一拉……”

“真乱！”

“高玉奎了，”父亲接着说，“他离家不归，村长一说能
离开了拿好房。”

前 言

这套七卷本的小说系列是我创作三十年的主要成果，换句话说也是自己满意兴许也会让读者满意的一套选本。承青岛出版社的美意，能将这部分“代表作”呈现于读者面前，实在是一件高兴的事。应该说，这种规模的选本对于体现作家的创作面貌是有益的，是从实际出发的。任何作家包括优秀作家，于漫长时光创作出来的作品是良莠不齐的，如不加以选择，一股脑儿堆在读者面前，也是对读者的难为与不尊重，令其望而却步，实不足取。而反观数十年写作生涯，深知自己不属于那种天才型作家，而是经历了一个从蒙昧浅薄到渐渐成熟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又明确无疑地体现在作品上。正是基于这种认知，对于这次结集出版在作品的选择上是严格的，比如两卷中短篇精选集是从开始写作到上世纪末近三十年间发表的百余篇作品中选出，严格辨识以及不含糊地淘汰，使留存下来的作品更具思想艺术性与可读性。

人们普遍认为我的作品好读，而好读是因为会讲故事。事实上故事与故事是大不同的。故事有优劣之分，构思一个好故事永远是第一位的，尔后才是怎样讲。好故事又讲得好，才会成为一篇

佳作，就是说作品的内容与形式，永远是一种主从关系，不可颠倒。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上的写作，精品集中所收的作品，当是与“精”字沾边的，在今天读来仍具现实性，仍趣味盎然，“老故事”依然鲜活生动。对于两部中短篇新作集，顾名思义属于近些年的新成果，我几乎是照章全收，这也体现出我对这部分作品的充分自信。毕竟已过了急功近利的写作阶段，一切从“好作品主义”出发。相信读者会一路读下去不会厌倦。就题材而言，除个别篇目，皆为书写当下现实生活的，笔触深入到社会人生的方方面面，读者读了这部分作品会对新世纪以来的社会形态及国人的生存境况有一个较为真切的认知。会点头颔首：是的，这就是我们存身的让人亦喜亦忧的现实，会思考拥有几千年文明却伴以几千年苦难的中华民族该何去何从。昆德拉说：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那么，一旦人类不思考又当如何？看来只能“返古”成弱肉强食的森林生物，这正是历代推行愚民政策者所期盼的。还有，在当今的信息时代，网络、视频、电邮等好玩的东西花样翻新层出不穷，成为人们趋之若鹜的精神消费。相比之下，老套的小说委实不好玩，娱乐功效是小说的短板。从本质上说，小说的面孔是严肃的，即使偶尔“娱乐”了一下，也会让人在笑过之后陷于思索。小说应是所有文艺形式中最具精神质量的。以深厚抗衡浅薄以清醒抵御蒙昧致使艺术的生命之树常青，这是我所理解崇尚的文学的功能。我深知，自己的文学观与写作和当下的文学大潮流格格不入，却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我是个认死理的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为《青岛短篇小说选》写的序言里如此表述：“我认为任何一部堪称优秀的文学作

品在思想上都应是博大的，都应闪耀着真理与正义的光芒，都应对历史与现实承担着责任，同时在艺术上又是精心充满魅力的……”从那时到现在快三十年过去了，我对上述仍坚信不疑，并身体力行。我认为文学作品应具备钻石的品格：坚硬而有光泽。而作为一个中国作家，有责任、义务将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真实地呈现出来，给社会进步以推力，非此便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作家，充其量只是一个文字匠人。

在此需说明的一点是，本系列收入我的三部长篇小说《泥鳅》《樱桃》《衣钵》，《中国一九五七》与《百合的江湖》未能收入，前者是因为不便言说的“不可抗力”所阻（当是太不好玩），后者是版权所限，实为遗憾。然而想想也能释然，人间事难有圆满。正如古人苏轼所言：此事古难全。

诚挚感谢青岛出版社与本系列责编杨成舜先生，是他们的努力推动才使这一系列得以与读者见面。

尤凤伟

2015.5于青岛

目 录

前 言 / 001

门 牙 / 001

风雪迷蒙 / 020

隆 冬 / 037

空 白 / 058

残余时间 / 079

替妹妹柳枝报仇 / 096

彼 岸 / 111

杀死沙包 / 126

雪 / 135

晒 画 / 146

赶牲 灵 / 165

现 场 / 177

幸福的味道 / 196

一九五一年的号声 / 211

汉河上的桥 / 221

苹 果 / 234

婆 婆 / 247

萤 / 259

旅 游 / 275

木兰从军 / 288

那年冬天在北方 / 300

对口词 / 314

门牙

三年前马树德外出打工，临走对新婚妻子说了句温情脉脉且富于诗意的话：亲爱的菊，我会在麦花飘香时节回来投入你的怀抱。如果将这话的“水分”晒干，那就是说他会在麦收时回来和老婆一起割麦子。不知错了哪根经，念书只念到初中的马树德说话总是文绉绉酸溜溜，像个有大学问的人。可从另一方面说他大概算不上个大丈夫，有言“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他对菊许下的美丽诺言并没有兑现，麦熟时他没有回乡，在电话里对菊说工程正紧，老板不准假。还有一个原因他没讲出口，就是一直没开到工钱，老板放言必须干到底才能开。菊倒没抓住他的承诺不放，只简单说句你看着办吧。到了年根儿，老板仍旧不给大伙开工钱，理由是所承包的工程是垫资施工，甲方市质监局不付工程款，他没咒念。他没咒念树德也没咒念，只好给菊打电话，告知实情，说大伙谁都不敢走，怕老板跑了找不着人要钱。菊仍淡淡说句你看着办吧。过了年，又过了五一劳动节，工资的问题仍没得到解决，树德不知该怎么向菊交代，迟迟没打电话，不料菊倒给他个惊喜，自己跑来找他了，也没多住，三个白天连着三个夜晚。回去过了两个月，菊在电话里报来喜讯，说她怀孕了，树德听了惊喜不已，

新婚时两人天天黏在一块没能怀孕，这遭短短几天便大功告成。树德于欣悦中苦于不能在这人生最最重要时刻陪在菊身边。尔后时光荏苒，就不断从菊那里得到相关信息：儿子出生了，儿子会爬了，儿子会走了，儿子会说话了，儿子能在地里撵蛤蟆了……也就在儿子能与动物交手时树德如释重负，欠薪问题得以解决，他拿到了拖了三年之久的工钱，他迫不及待地告知菊他要立刻回家，马不停蹄。让他多少有些费解的是菊并未表现出应有的兴奋，还是那句不变的“你看着办”的话。

不管怎么说，马树德终是如愿以偿，兴冲冲回家看老婆孩子了。

这日到家天已落黑，树德见到菊头一句话是：“宝宝呢？”菊告诉他孩子在他奶奶家。树德略感失望，轻轻“嗯”了声，之后亢奋顿起，上前一步将菊拦腰抱住，上下掂了几掂，一摆腰撂在炕上。事情就开始做起。不晓是功课荒废，还是菊忸怩不予配合，小夫妻“久别”不仅没有“胜新婚”，反倒像是兵溃城门，十分不近人意。树德就有些尴尬，自语般念咕着：黑下吧，黑下吧。菊明白他的意思，不吱声。

树德和菊一起去爹妈家，顺便接儿子马保栓。名字是爷爷给起的，树德并不满意，觉得有些庄户，跟不上时代，他自己查字典取了个名叫马骏，打算等孩子上学时改过来。当然这事现在还不能说，马保栓还是马保栓。进门才晓得小保栓睡了。树德顾不上和爹妈说话，几步蹿到炕边，观赏自己和菊的爱情结晶。顶棚上吊着个五瓦灯泡，光线昏暗，看不清细部，只能看出儿子小脸的轮廓，很俊秀的，像菊，这时他心里就像人们常说“像有块糖在慢慢融化”，他转头看了菊一眼，想说句菊你劳苦功高呵，可眼光碰到爹妈，就将话咽进肚里。心想这句话是无论如何要对菊讲的，等出了爹妈家就讲，这是她应得的待遇，也是自